

## 逃离

□周晓凡

时至今日,我依然能清晰地忆起高考后的那一场逃离。

那年高考时,我状态很差,本就是热体质,到了七月更是满嘴起泡。疼痛和紧张让我烦躁不安,参加考试的心情更是晦暗。结果可想而知,平时就在本科上榜线附近挣扎的我,估出的分数就更加惨不忍睹,离大专线还差了很长一截。彼时,同村的女孩子都已经开始去外地打工。

八月的天气,骄阳似火,蝉鸣耳躁。

那天,我不知道因为什么和母亲发生了冲突。她一气之下,就指着我的鼻子说:“你看你天天就干些什么,邻居家的燕子早就出去挣钱了!你就上个学,还这么不让人省心!”

年轻气盛的我哪里受过那样的委屈?趁着中午家里人睡午觉时,流着泪写了一封长长的信,就背上书包去了车站。当时,我好姐妹在大城市上班,她初中毕业去学了针灸按摩,在一家正规足疗店工作。

我在公用电话亭给她打了电话,说是去找她玩儿。见面时,她一看我落寞的样子,就问我是不是和家里人吵架了?当时为了面子,我硬是倔强地摇了摇头。

她也是刚出来,没有钱租房子。我就跟她一起在店里铺一张席子,席地而睡。当时朋友跟我说:“如果你真不想上学了,可以在我们店里工作,刚好老板正在招人。”我太想证明自己,就学足底按摩。

朋友告诉我,你别看我们工作时很简单,但其实还是有一定难度的。必须要记住足底穴位的分布,每个穴位要按几下、手法是什么样的、力度如何,都是学

问。遇上不太敏感的客人,可能你自己觉得使了很大劲儿,可人家就是没什么感觉。

他们每天都工作到夜里一两点,有时候下班后还要练习技法,相互交流有什么需要改进的地方。睡觉时,几乎都是倒头就着的那种。我跟着她练习了一个星期,老板娘来检验时,还是由于紧张忘记了一个穴位和脚趾的勾拉次数,没有通过考核。

老板娘说:“这么小的娃娃,干吗不去读书啊?我们这里的人都羡慕那些会学习的呢!”她说这话时,很多人都跟着笑了,我的脸也随之滚烫,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。

那天晚上,朋友跟我说:“你看,没有一样工作是容易的。你也很认真地练了这么久,可结果……你读书好,不要这么早就放弃了!今年不行,还可以再考一年嘛。”

她告诉我,我爸叫我回去复读呢,并且让她转告我家里人都会支持我的。第二天,她送我到车站,叮嘱我要好好珍惜做学生的时光,毕竟她已经回不去了,但还是希望我能够走得更远。我和她拥抱后道别,直到我上车了,她还在那里一直挥着手。

回家之后,父亲说已经帮我报好了复读班,再努力一年肯定可以的。母亲什么都没说,只是做了一桌子我爱吃的菜。他们都没有提那场离家出走,好像这件事儿从来都没有发生过一样。

通过那场逃离,我已明白:短暂的逃避可能会安慰自己;不管生活在哪里,我们始终都要直视创伤,勇敢地去面对,才是解决一切痛苦的根源。高考是一场转折,但绝不是终点,我们的人生还有无限种可能!



## 志愿之痛

□明伟方

我是1986年参加高考的,那时都是先填志愿再出分。我从小就喜欢医学,立志长大后当一名优秀的医生。所以当年填志愿时,同学们都有点六神无主,不知道到底填什么学校什么专业好,我却显得出奇的冷静,因为我心中早有一所理想的学校:某医科大学。

按那时的高校录取方式,这所医大还属于第二批次招生。我知道以我的成绩肯定能进入第一批次的学校。但我已认准这所医大,所以放弃了一类学校志愿的填报。我甚至做了一个美好的梦:风华正茂的我穿着干净的白大褂,在无影灯下娴熟地给病人做手术。一梦醒来,我发现自己的嘴角还带着笑。

正式交表那天,我突然被校长拦住,他要亲自对几个重点学生的志愿审核把关,而我无疑就是其中的对象之一。校长仔细看了看我的志愿后,原本一直微笑着的脸变得异常严肃起来。他有点激动地对我说:“你是我们学校的尖子生,肯定能上一类高校,怎么一类的志愿连填都不填啊?一类学校的录取率可是考核学校教学质量的一个重要指标啊!”我反复向他解释,我只想读某某医大。但校长还是不听,非要我一定将一类学校的志愿重新填上。

拗不过校长,我只好赌气将一类学校随便填了一通,心想反正不想上其他学校,不被这些一类学校录取最好,那样我就可以安心地地上我梦想中的医大了。

就是这样草草几笔,彻底改变了我的生人轨迹。最后,我被一所重点工科大学录取,上了我根本不感兴趣的机械专业,做一名医生的美梦就这样稀里糊涂地破灭了,给我留下了一生的遗憾和伤痛。

## 监督

□雨娃

侄女是个慢性子,从她上学起每次做作业嫂子几乎都坐在她身边,不停催着她快点儿写,一发现错误立马指出。一晚上下来,嫂子不知道要吼多少次,母女俩关系一直紧张。后来,侄女上了初中,嫂子笑呵呵地跟我说:“都说孩子上了初中就会叛逆,可你侄女现在做作业还主动要求我坐她身边,看着她做。”

后来,我遇到侄女,夸她懂事,侄女说:“小姑,你可别告诉我妈,其实我是故意让她坐旁边的,让她知道我作业多,这样我要零花钱时,她才会痛快给。再说了,现在我的作业她已经看不懂了,我做得慢或做错了也不会挨批儿。”



## 我的大学

□朱辉

文友群里有人吐槽:自己正儿八经的一本毕业生,奋斗多年才升到科长。往上一看,单位领导班子里竟有三个中专生……我好奇心比较重,去看了他们单位网站,九个领导全是硕士,并无中专生。一琢磨明白了,其中有的可能读过在职研究生,只是第一学历是“中专”。虽然国家承认其最高学历,某些部下内心却只承认他们的第一学历。

这几年中专同学聚会,颇有几位领导同学叹息过“出身不好”,看来他们对有些人的心理非常了解。这个话题很容易引起共鸣,大家愤愤不平。当年我们母校录取分数线与省重点高中持平。按照现在的高校招生录取率,我们如果上高中,绝大多数能进一本……说来说去,当时社会就发展到那一步,中专毕业生就业形势好、赚钱早,当然是许多优秀生的选择。

其实刚刚中专毕业,有些同学就报了自考,另一些开始准备来年的成人高考。记得工作后第二年,我考上了夜大,读电气自动化本科。我以为成人教育管得会比较松,不料几乎每次上课都要打考勤,最要命的是实验课缺席三分之一以上不得参加期末考试。读到第四年,单位派我去外地办事处常驻,只得放弃了学业,其时课程已经过了大半。

自考相对难过关,但可以不上课,于是后来我报了某财大会计专业。每次只是考前去听一次串讲课,我记忆力不错,适合学这个,会计专科文凭很快拿到了。不过到人才市场一看,一般财务人员薪水不高,而且竞

争还挺激烈。这也难怪,就拿我们单位来说,那时持有驾驶证B照的人最多,其次就是考了会计证的。都以为做财务钱多、事少、地位高,这只是一知解。

自考本科我选择了汉语言文学专业,当时我第一次下岗,干脆到所读的大学校门口一家餐厅当起了厨子,其时老板常常推我出来和学生顾客见面,说我是厨师学校毕业的。那些大学生每每说不像,有人怀疑我是他们学校学生,出来勤工俭学的。这话听着很受用,一来那时我已经27岁了;二来说明我可能有书卷气,拿着锅铲都掩不住。

拿到本科文凭之后,我在一家杂志社干过,后来去一家影视广告公司写宣传片解说词,其间报考了国家顶尖大学的广告学自考本科专业,但因为种种原因,没有学完。

一晃离退休不太远了,学过这么多专业,似乎都没太大用处。这好像不是个例,就拿同学二喜来说,他虽然评上了高级技师,厂子改制后,却去一家银行当了保安。“我有机会去一家外企做设备维护,但我的身体情况上不得夜班……”二喜替“知识”辩护,认为并非无用。他干保安,只是因为那家银行就在他家楼下。

想想我那些年的求学经历,的确并非一无所获。会计、汉语言文学、广告学,包括中专学的有机化工,在工作中都用到过。至于电气自动化专业,似乎没能用上,可是认识了二喜这个最好的朋友,如今已有30多年“友龄”了。另外,虽然没有真正上过大学。可是理论上,我可是4所本科大学的校友。